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 第二十四回 認蒲團幻境拜親祠 破冰斧正言彈月老

這書一路交代得清楚，雕弓寶硯，無端的自分而合，又自合而分；無端的弓就硯來，又硯隨弓去。好容易物雖暫聚，尚在人未雙圓，偏偏一個坐懷不亂的安龍媒苦要從聖經賢傳作工夫，一個立志修行的何玉鳳又要向古寺青燈尋活計。這也不知是那燕北閒人無端弄筆，也不知果是天公造物有意弄人。上回書費了無限的周折，才把安龍媒一邊安頓妥貼，這回書倒轉來便要講到何玉鳳那一邊。卻說何玉鳳自從守著他父母的靈在安家墳園住下，有他的義娘佟舅太太合他乳母陪伴，一應粗重事兒又有張太太料理，更有許多婢子婆兒服侍圍隨，倒也頗不冷落。又得安太太婆媳時常過來閒談，此外除了張老在外照料門戶，只有安老爺偶然過來應酬一番，等閒也沒個外人到此。真倒成了個「禪關掩落葉，佛座穩寒燈」的清淨門庭。

姑娘見住下來彼此相安，便不好只管去問那找廟的消息。

只是他天生的那好動不好靜的性兒，仗著後天的這片心，怎生扭得過先天的那個性兒去。起初何嘗不也弄了個香爐，焚上爐好香，坐在那裡收視返聽的想要坐成個「十年面壁」；怎禁得心裡並不曾有一毫私心妄念，不知此中怎的便如萬馬奔馳一般，早跳下炕來了。舅太太見他這個樣兒，又是心疼，又是好笑。那時手裡正給他作著認乾女兒的那雙鞋，便叫他跟在一旁，不是給燒燒烙鐵，便是替刮刮漿子，混著他都算一樁事。實在沒法兒了，便放下活計，同了張太太，帶上兩個婆子丫鬟，同他從陽宅的角門出去，走走望望；回來又掉著樣兒弄兩樣可吃的家常菜他吃，也叫他跟著抓撓。到晚上便講些老話兒，說些古記兒，引得他睡了好睡；睡不著，一會給他抓抓，又給他拍拍，那麼大個兒了，有時候還攪在懷裡罷不著睡，那舅太太也沒些兒不耐煩。那消幾日，把姑娘的臉面兒保養得有紅似白，光滑泡滿，心窩兒體貼得無憂無慮，舒暢安和。人都道是舅太太憐恤孤女的一片心腸，我只道這正是上天報復孝女的一番因果。

列公，你只看他這點遭際，我覺得比人閣登壇、金闈紫誥還勝幾分！你道這話怎麼講？人生在世，有如電光石火，講到立德、立言、立功，豈不是樁不朽的事業？但是也得你有那福命去消受那不朽；沒那福命，但生一分妄想心，定遭一番拂意事。便是有那福命，計算起來，也吾生有限，浩劫無涯，倒莫如隨遇而安，不貪利，不圖名，不為非，不作孽，不失自來的性情，領些現在的機緣，倒也是個神仙境界。

話裡引話，說書的忽然想起一個笑話來：曾聞有個人，在生德行浩大，功業無邊，一朝數盡，投到閻王殿前。閻王便叫判官查他的《善惡簿》。那判官稟道：「此人《善簿》堆積如山，《惡簿》並無一字。」閻王只把他那《善簿》的事由看了一看，說道：「這人功德非凡，我這裡不敢發落，只好報知值日功曹，啟奏天庭，請玉帝定奪。」少時值日功曹把他帶上天庭，奏知玉帝。玉帝天眼一看，果然便向那人道：「似你這等的功行，便是我這裡也無天條可引，只好破格施恩，憑你自己願意怎樣，我叫你稱心如意便了。」那人謝過玉帝，低頭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不願為官，不願參禪，不願修仙。但願父作公卿子狀元，給我掙下萬頃莊田萬貫金錢，買些秘書古畫奇珍雅玩，合那佳餚美酒擺設在名園，盡著我同我的嬌妻美妾，呼兒喚女笑燈前。不談民生國計，不談人情物理，不談柴米油鹽，只談些無盡無休的夢中夢，何思何慮的天外天，直談到地老天荒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。那時再逢開關，依然還我這座好家山！」玉帝遲疑道：「論你的善緣，這卻也不算妄想，只恐世界裡沒這樣人家。」他道：「世界之大，何所不有！一定有的。」玉帝聽了大喜，立刻抬身離坐，轉下來向他打了一躬，說道：「我一向只打量沒這等人家，你既知道一定有的，好極了，請問這人家在那裡？就請你在天上作昊天上帝，讓我下界托生去！」

據這笑話聽起來，照這樣的遭際，玉帝尚且求之不得，那何玉鳳現在所處的豈不算個人生樂境？那知天佑善人，所成全他的還不止此！此是後話，暫且休提。

且說那舅太太只合姑娘這等消磨歲月，轉瞬之間，早度過殘歲，又到新年。舅太太年前忙忙的回家走了一蕩，料理畢了年事，便趕回來。姑娘因在制中，不過年節，安老爺、安太太也給他送了許多的吃食果品糖食之類。舅太太便同張太太帶了丫鬟僕婦哄他抹骨牌、擲覽勝圖、搶狀元籌，再加上包煮餛飩、作年菜，也不曾得個消閒。安老爺那邊，公子已經成人，又添了一個張金鳳，帶了兒婦度歲，自然另有一番更新氣象。無非熱鬧喧闐，一時也不及細寫。過了元旦，舅太太合張老夫妻分頭過去拜年，安老爺合家也來回拜，並看姑娘。

匆匆的忙過正月，到了仲春，春晝初長，一日，安太太閒中無事，合媳婦張姑娘過來，坐下談了一會。只見外面家人抬進兩個箱子來，舅太太便道：「這是作甚麼呀？年也過了，節也過了，又給我們娘兒們送禮來了不成？」安太太笑道：「倒不是送禮，我今日是拗指（拗指：強制約束、有意為難人的意思。此處有煩勞的意思。）你娘兒們來了。」因指張金鳳說道：「我們親家太太是知道的，我娶這房媳婦的時候，正在淮安，那時候忙忙碌碌的將就完了事，也不曾好生給他打幾件首飾，做幾件衣裳。如今到了家，這幾日天也長了，我才打點出來。大衣裳呢，都交給裁縫作去了，幾件裡衣兒合些鞋腳不好交出去。我那裡是一天不斷的事，我想著舅母合我們親家大長的天也是白閒著，幫幫我，又解了悶兒。」

張太太見張羅他女兒，有個不願意的？忙說：「使的。」舅太太道：「姑太太，你等著，咱們商量商量。你們兩親家，一個疼媳婦兒，一個疼女孩兒罷了。我放著我的女孩兒不會繫褻？我替你們白出的是甚麼苦力呀！你們給我多少工錢哪？」

玉鳳姑娘此時承安老爺、安太太這番相待，心中自是不安，巴不得借樁事兒補報一分才好，聽舅太太如此說，便道：「娘，不要這麼說，咱們也是天天兒白閒著，都是家裡的事，怎麼合人家要起工錢來了？你老人家要怕累的慌，我幫著你老人家張羅，橫豎這會子縫個縫兒、饒個帶子、釘個鈕襤兒的，我也弄上來了。」說著，又向安太太道：「大娘只管留下罷，我娘不應，我替他老人家應了。」安太太連道：「很好！」

張金鳳便過來給他道了個萬福，說：「我的事情倒勞動起姐姐來了，我先給姐姐道謝，等完了事再一總給舅母磕頭罷。」

玉鳳姑娘笑道：「咱們兩個誰是誰，你還合我說這些！」舅太太看了，才笑著說道：「也罷了，看著我的外甥媳婦分上，幫幫姑太太罷。」便叫人把箱子打開，一件件的收清。姑娘也幫著歸著。他只顧一團高興，手口不停，夢也夢不到自己張羅的就是自己的嫁妝！從第二日起，他便催著舅太太動手。舅太太便打點了，一件件的分給那些僕婦丫鬟作起來，自己合張太太也親自動手。姑娘看看這裡，又幫幫那裡，無事忙，覺得這日子倒好過。

一日，正遇著陰天，霎時傾盆價下起大雨來。舅太太道：「瞧這兩，下得天漆黑的。咱們今日歇天工，弄點甚麼吃，過陰天兒罷。」張太太道：「我過啥陰天兒哪？你讓我把這只底子給姑娘納完了他罷。」說著話，手裡一帶那麻繩子，把個針拉脫落下來了。他對門兒，覷著眼睛，紉了半日也沒紉上。

便央及花鈴兒說：「好孩子，你給我紉紉。你看我這眼可要不了的了。」姑娘看見，一把手搶過來道：「拿來啞，紉個針也值得這麼累贅！」說著，果然兩手一逗就紉好了，丟給張太太，回身就走，說：「我幫我娘做菜去了。」將走得兩步，張太太這裡嚷起來了，說：「姑娘，你回來，我那麼老長的個大針，你紉了紉，咱的給我剩了半截子了？那半子截子那去咧？」姑娘聽了，也覺詫異，合花鈴兒四處一找，花鈴兒彎腰向地下揀起來，道：「這不是？這半截兒在地下呢！」原來姑娘紉的忙了，手指頭肚兒上些微使了點兒勁，就把個大針搯兩截兒了，自己看了，也不覺大笑。

瑣事休提。卻說安老爺安頓下了姑娘，這邊得了工夫，便一面擇定日子先給何老夫夫妻墳上砌牆栽樹，一面又暗地裡給姑娘佈置他要找的那廟宇。那時已接著鄧九公的回信，說臨期准於某日動身，約在某日可以到京。張金鳳閒中又把這事已向公子說明始末原由的話回復了公婆。老夫妻聽了自是歡喜，向公子不免有一番的勉勵教導。公子此時是「前度劉郎今又來」，也用不著那樣害臊，

惟有恪遵親命，靜候吉期而已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只這等忙著吃了粽子又吃月餅，轉眼之間，看看重陽節近，就要吃花糕了。安老爺見諸事大有頭緒，才略略放心。便合太太商量，要過去向何玉鳳姑娘開談，說個明白。列公此時自然要聽聽安老夫妻見了何玉鳳姑娘，這話究竟從何談起？且請消停，這話非一時三言五語可盡。如今等說書的先把安家這所莊園交代一番，等何玉鳳過來，諸公聽著方不至辨不清門庭，分不出路徑。

原來他家這所莊園本是三所，自西山迤邐而來。盡西一所，是個極大的院落，只有幾處竹籬茅舍，菜圃稻田，從牆外引進水來，灌那稻田菜蔬，是他家太翁手創的一個閒話桑麻之所。往東一所，是個園亭樣子，竹樹泉石之間有幾處座落，大勢就如廣渠門外的十里河、西直門外的白石山莊一般，不不得像小說部中說的那樣畫落天宮、神仙洞府的夢境夢話。

這兩所自安太翁去世，安老爺因家事中落，人口無多，便典與一個一般在旗的捐班候選道員史觀察居住，再往東一所，便是安老爺現在的住宅。

他這所住宅門前遠遠的對著一座山峰，東南上有從滹沱，桑乾下來的一股來源，流向西北，灌入園中。有無數的杉榆槐柳，映帶清溪。進了大門，順著一路群房，北面一帶粉牆，正中一座甬瓦隨牆門樓，四扇屏風。進去一個院落，因西邊園裡有個大花廳，當日這邊便不曾蓋廳房，只一溜七間腰房。

左右兩間各有便門，中間穿堂，東兩間為安老爺靜坐之所，西兩間便是安老爺合那些學生門生講學的絳帳。院中西門裡另有個客座，向東門裡給公子作了學房。過了腰房，穿堂一座垂花二門，進去抄手游廊。五間正房，便是安老爺夫妻的內室。從游廊往東院裡，安公子合張姑娘住，舅太太來時，便在西院一樣的那一所居住。上房後層正中佛堂，其餘房間作為閒房，以及堆東西合僕婦丫鬟的退居。佛堂後面一座土石相間的大土山，界了內外。另有一個小角門兒鎖著不開，是他家內眷到家祠去的路徑。山後一道長街，東頭有個向東的大柵欄門，便是這莊園的後門。對著那座大山，便是他家太翁的祠堂。左右群房，都有成窩兒的家人住著。從後門順著東邊界牆向南，有個箭道，由那一路出去，便是馬圈、廚房。

再出了東首的隨牆門，便到大門了。這便是他家這座莊園的方向，交代明白。

書中再表安老爺當日在青雲山訪著了何玉鳳，便要護送他扶了他母親的靈柩重回故里，與他父親合葬。不想姑娘另有一段心事，當下便合安老爺說了「約法三章」，講明到京葬了父母，許他找座廟宇，廬墓終身，才肯一同上路。安老爺看透了他的心事，只得且順著他的性兒，合他覆水為誓。一路到京，盤算：「如果依他這句話，不但一個世族千金使他寄身空門不成件事，我的所謂報師門者安在？所謂報他者又安在呢？便說眼前有舅太太、親家太太以及他的乳母丫鬟伴他，日後終究如何是個了局？待說不依他這句話罷，慢講他那性兒不肯干休，又何以全他那片孺慕孝心？圓我那句千金一諾？

何況承鄧九公、褚大娘子的一番美意，還要把他合公子聯就姻緣。如今我先失了這句信，任是鄧九公怎樣的年高有德，褚大娘子怎樣的能說會道，這事益發無望了！」

老爺這節為難，沒日沒夜的攔在心裡。展轉尋思，也非止一日，才想了個兩全的辦法，密密合孺人議妥。便在緊靠他太翁祠堂兩旁，拆去群房，照樣蓋起兩所小四合房來。東首一所便給何玉鳳作了家廟，算給姑娘安了分家；西首一所作為張老夫妻的住房，便算他兩個日後百歲歸居的樂土。不則一日，修蓋完工，鋪設齊全，老夫妻看過，見一切位置得妥當，心中大喜。

恰好這日舅太太那裡的活計也作得了，叫戴嬾嬾連箱子送過來。太太便合老爺說明，要趁個機緣過去。因叫戴嬾嬾回去致意，說我少停親自過來道乏。打發戴嬾嬾走後，安太太便帶了張金鳳先行到了那邊，見了姑娘，事故了幾句，作為無事，只合舅太太、親家太太說些閒話。又提到姑娘滿腹快了，得給他張羅衣飾。舅太太道：「不勞費心，我女孩兒的事，我自己早都弄妥當了，臨期橫豎誤不了。」姑娘聽了，心裡一想，果然這日子近了，我覺甚麼簪子、衣裳都是小事，倒是我這廟怎麼越發不聽得提起了？難道父母下了葬，我還在這裡住不成？」

才待合安太太說話，只見安老爺帶了一個小僮踱了進來，彼此見過，老爺坐下，便望著姑娘說道：「姑娘大喜！」何玉鳳倒是一驚，說：「伯父，這話何來？我還有甚麼喜事？」安老爺道：「你說的那廟，我竟給你找妥當了。」姑娘這才轉驚為喜，忙問：「在甚麼地方？離我父母的葬地有多遠？」安老爺道：「我一共找了三處，就中兩處我先有些不中意，特來合你商量。一處離此地有一里來地，還不算遠，廟中只有一個老尼，閒房倒也有幾間，卻是附近的那些作長短工的以至串鄉村小買賣人包租的。你原為圖個清淨，這處要想清淨卻是不能。」姑娘道：「這處敢是不妥。」安老爺道：「那一處大約更不合你的式了：第一，離這裡過遠，座落在城裡，叫作甚麼汪芝麻衙衛也不知是賀芝麻衙衛。當日那廟裡的老姑子原是個在嫁出家，他的丈夫時常還到廟裡來往。如今那老姑子死了，他這個徒弟因交遊甚廣，認得的王孫公子極多，廟裡要請一位知客代書；並且說帶發修行的都使得。他廟裡一年兩季善會，知客是要出來讓茶送酒應酬施主的。姑娘你想，這如何是咱們這樣人家去得的？何況於你！」姑娘道：「不必講，這更不妥了。還有一處呢？」老爺道：「那一處卻又更近了，又怕姑娘你不肯。這座廟就在我家。」

姑娘笑道：「伯父家裡怎麼有起廟來？」安老爺道：「姑娘你卻不知，我家這所莊園後牆，卻是一座土石相間的大山，山後隔著一道長街，才是圍牆，那山以外牆以內，本有我家一座家廟。如今我就要在靠著我那家廟，給你暫且收拾出一個清淨地方來。一便是你伯母合你張家妹子來著也近便，我們舅太太合親家太太更可以合你常久同居，離你父母的墳上更是不遠。你道這處如何？」

姑娘聽了，一想：「這不鬧來鬧去還是鬧到他家去了嗎？」

正在猶疑，只聽他乾娘問道：「姑老爺說的這是那裡呀？不是挨著戴嬾嬾他家住的那一小所兒阿？」安老爺道：「可不就是那裡！」舅太太道：「姑娘，不用猶疑了，聽我告訴你，他家是前後兩個大門，裡邊不通。方才說的這個地方兒，正在他家後門裡頭。那房子另有個外層門，還有層二門，沒那麼個清淨地方兒了！除了正房供佛，其餘的屋子由著咱們愛住那裡住那裡。離你父母的墳比這裡遠不了多少，況且門外周圍都是成窩兒的家人，又緊近著你嬾嬾的住房，比這裡還嚴謹呢。就這麼定規了罷。」

姑娘見他乾娘說得這般合式，便說道：「既這樣，就遵伯父的話罷。等我過去再謝伯父、伯母。」安太太道：「甚麼謝不謝的，要是果然這樣定規了，好趁早兒收拾起來。」安老爺笑道：「正是。姑娘卻不可叫我白花錢。」姑娘也笑道：「二位老人家，你見我那句話說定了改過口？但是，我得幾時搬過去？」安老爺道：「這倒不忙在一時了。算計著姑娘你是二十八滿服，恰好就是這天安葬。這個月小建，索性等過了初一圓墳，十月初二日正是個陰陽不將三合吉日，你就這天過去。」

當下說定，安老夫妻又閒話了幾句回家。安老爺、安太太便在這邊暗暗的排兵佈陣，舅太太便在那邊密密的引線穿針。

書中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。看看到了何老夫妻安葬之期，事前也作了兩日好事。到了那日，何玉鳳便奉了父母雙雙合葬。姑娘自然有一番悲痛，並那怎的掩埋、澆奠、焚獻、營修俱不必細述。姑娘脫孝回來，舅太太便催著他洗頭洗浴。姑娘只說：「我這頭天天兒篋，娘沒瞧見，我換了衣裳才幾天兒，都不用了。」舅太太道：「姑娘，甚麼話！這安佛可得潔淨些兒。再說，也去去這一年的不吉祥。」姑娘只得依著。舅太太又把給姑娘打的簪子、作的衣服拿出來，一一試妥當了。

到了圓墳這日，安太太合媳婦也一早過來幫著料理一切。

歸著完畢，正談明日的事，忽見晉升匆匆的跑過來回道：「舅太太家打發車接來了，說請舅太太立刻回去。」舅太太滿臉驚慌道：「甚麼事呀？」晉升回道：「奴才問過來人，他說不知道甚麼事，只說那兩房的爺們說的，務必求舅太太今日回去才好。」安太太也慌了，說：「到底是怎麼了？」舅太太道：「大也不過那幾個姪兒們不安靜，家裡沒個正經人兒，我倒得走一蕩。只得偏碰在今日，那裡這麼巧事呢！」姑娘先說道：「娘有事只管去罷，這裡的事都妥當了，況且還有伯母、媽媽在這裡，難道還丟的了我不成？」安太太道：「說的也是。今晚我留你妹子在這裡陪著你罷。」舅太太正在覺得去住兩難，見如此說，便說：「也罷，我且

去，明日早晚必趕回來。」說著，忙忙的換了兩件衣服，又包了個包袱，催齊了車，忙忙的去。這裡安太太走後，便留下張金鳳給姑娘作伴。吃過飯後，點上燈來，二人因明日起早，便也就寢，一宿無話。

卻說安太太次日才交五鼓，早坐了車，燈燭輝煌的來請姑娘進廟。恰好姑娘梳洗完畢，安太太便催他吃些東西，穿好衣服，一面叫跟的人先過那邊去伺候，又留人在這邊照看東西，自己便同姑娘出去上了車。張太太母女隨後也上了車。

出了陽宅大門，一路奔那座莊園後門而來。

姑娘在車裡借著燈光看那座門時，原來是座極寬大的車門，那車一直拉進門去，門裡兩旁也有幾家人家，家家窗戶裡都透著燈光，卻是各各的閉著門戶。走了不遠，便望見莊園那座大土山，對面正北果然有他家一座家廟，不曾到得跟前，東首便是一座小廟的樣子。車到門前站住，安太太說：「到了。」姑娘隔著車玻璃一看，只見那座小廟一溜約莫是五間，中間廟門卻不是山門樣子，起著個鞍子脊的門樓兒，好像個禪院光景，門前燈籠照的如同白晝。拿車的小廝們卸了車，車夫便把騾子拉開。安太太合姑娘下來，等張太太母女到齊，便讓姑娘先走。姑娘笑道：「到了這裡可沒我先走的禮了。」

正讓著，安老爺同了張親家從二門裡迎出來，說：「姑娘，不用讓了，隨著我先到各處瞧瞧，等到屋裡再讓。」說著，自己便在前引道，前頭兩個小廝打了一對漆紗風燈，又是兩個女人拿著手把燈照著。姑娘只得扶了人隨著安老爺穿過那座大門，兩旁一看，都隔著一溜板院，那板院裡也透著燈光，都像有人在裡面。再向前走，對著大門便是一座小小的門樓，迎門曲尺板牆上四扇碧綠的屏風，上面貼著鮮紅的四個門方，上寫著「登歡喜地」四個大字。正中屏風不開，西首隔著一道板牆，從東首轉進去，便是正殿院落。上面三間正房，東西六間廂房。順著正房兩山兩個隨牆角門進去，一邊兩間耳房。

正院裡墜著十字甬路，四角還有新種的四棵小松樹。姑娘看了這地方，真個收拾得清淨嚴謹，心下甚喜。

安老爺便指點給他道：「姑娘，你看，這正面是個正座，東廂房算個客座，西廂房便是你的座落，其餘作個下房，這邊還有個夾道兒通著後院。姑娘，你看我給你安的這個家可還合宜？」姑娘歎道：「還要怎樣？只是伯父太費心了！」說著，又回頭四圍一看，只見各屋裡都大亮的點著燈，只有那三間正殿黑洞洞的，房門緊閉。因問道：「怎的這正殿上倒不點個燈兒？」安老爺道：「我那天不告訴你的？是卯時安位。此時佛像還在我家前廳上供著，等到吉時安位，再開這門不遲。此時開著，防個大家出來進去的不潔淨。」姑娘聽了這話，益發覺得這位伯父想得到家，說得有理，便請大家西廂房坐。安老爺、安太太一行入也不合姑娘謙讓，便先進了屋子。

姑娘隨眾進來一看，只見那屋子南北兩間都是靠窗大炕，北間隔成一個裡間，南間順炕安著一個矮排插兒，裡外間炕上擺著坐褥、炕桌兒，地下也有幾件粗木油漆桌凳，略無陳設，只有那裡間條桌上放著茶盤、茶碗，又擺著一架小白鳴鐘。四壁糊飾得簇新，也無多貼落，只有堂屋正中八仙桌跟前掛著一張條扇、一幅雙紅硃箋的對聯。正在看著，僕婦們端上茶來，姑娘忙道：「給我。」自己接過來，一盞盞的給大家送過茶。到了張姑娘跟前，他道：「姐姐怎麼也合我鬧這個禮兒來了？」何姑娘道：「甚麼話呢，這就算我的家了麼！」張姑娘道：「就算姐姐的家，可也只好就這一遭兒罷，往後卻使不得。」說著，大家歸坐。安老爺合張老爺便在迎門靠桌坐下，安太太便陪張太太在南間挨炕坐下，姑娘便拉了張姑娘坐在靠牆凳兒上相陪。這才扭轉頭來，留心看那掛的字畫，只見那幅對聯寫道是：

果是因緣因結果，空由色幻色非空

姑娘看了這兩句，懂了，不由得一笑，心裡說道：「我原為找這麼個地方兒近著父母的墳塋，圖個清淨，誰倒是信這些『因』哪『果』啊『色』呀『空』的壺蘆提呢！」看了對聯，一面又看那張畫兒，只見上面畫一池清水，周圍畫著金銀嵌寶欄杆，池裡栽著三枝蓮花，那兩枝卻是並蒂的。姑娘看了，不解這畫兒是怎生個故事。又見上面橫寫著四個垂珠篆字，姑娘可認不清楚了，不免問道：「伯父，這幅畫兒是個甚麼典故？」

安老爺見問，心裡說道：「這可叫作『菡萏雙開並蒂花』，我此時先不告訴你呢。」因笑道：「姑娘，你不見那上面四個字寫得是『七寶蓮池』，這池裡面的水就叫作『八功德水』，這是西方救度眾生離苦惱的一個慈悲源頭。」姑娘聽了，也不求其解，但點點頭。張老爺見這些話自己插不上嘴，便站起來道：「這會子沒我的事，我過那邊兒幫他們歸著歸著東西去，早些兒弄完了，好讓戴奶奶他們早些過來。」說著，一逕去了。

這裡安太太合姑娘又談了一會閒話，東方就漸漸發白起來。安老爺看了看鐘，已待交寅正二刻，說：「叫個人來。」一時，戴勤、華忠兩個進來。老爺吩咐道：「天也快亮了，你們把那正房的門開開，再打掃一遍。」二人領命出去。安太太這裡便叫人倒洗手水，大家淨了手。這個當兒，安老爺出去，不知到那裡走了一蕩，回來道：「姑娘，到正殿上看看去罷。」說著，大家出了西廂房。

天已黎明，姑娘這才看出這所房子一切磚瓦木料油漆彩畫定色簇新，原來竟是新蓋的，心裡益發過意不去，便同大眾順著甬路上了正殿台階。進門一看，見那屋裡通連三間，露明彩畫。正中靠北牆安著一張大供案，案上先設著一座一殿一捲雕刻細作的大木龕，龕裡安著一座小小的佛牀。順著供案，左右八字兒斜設兩張小案，因佛像還不曾請來，那供桌便在東西牆角放著。正中當地又設著一張八仙桌，上面鋪著猩紅氈子，地下靠東西山牆一順擺著八張椅子，正中地下鋪著地毯拜墊。姑娘自來也不曾見過進廟安佛是怎樣一個規矩，只說是找個廟，我守著父母的墳住著，我幹我的去就結了。那知安老爺這等大鋪排起來，又不知少停安佛自己該是怎樣個儀注，更不好一椿椿煩瑣人，心裡早有些不得主意。

正在心裡躊躇，只見張進寶喘吁吁的跑來稟道：「回老爺，山東茌平縣二十八棵紅柳樹住的鄧九太爺到了，還有褚大姑爺合姑奶奶也同著來了！」當下但見安老爺、安太太樂得笑逐顏開。安老爺先問：「在那裡呢？快請！」張進寶回道：「方才鄧九太爺到了門口兒，先問：『何大老爺、何太太安了葬不曾？』」奴才回說：「上月二十八就安葬了，姑娘今日都請過這邊兒來了。」鄧九太爺聽了，就說：「我可誤了！」因問奴才：「何大老爺的塋地在那邊？」奴才指引明白，鄧九太爺說：「等我先到老太爺墳上磕過頭，還到何大爺那邊行禮，行完了禮再過來。」

安老爺聽了，便連忙要趕過去。張進寶道：「老爺此時就過去也來不及了。奴才已經叫人過去回明張親家老爺，又請奴才大爺過去了。」安老爺道：「既如此，叫人看著些，快到了先進來回我一句。」因向太太說道：「這老兄去年臨別之前曾說，等姑娘滿孝，他一定進京來看姑娘。我只道他不過那樣說說，不想竟真來了！」太太道：「這老人家眼看九十歲了，實在可難為人家。大概他們姑爺、姑奶奶也是不放心他這年紀，才跟了來了。」

且住！難道這鄧九公是安老爺飛符召將現抓了來的不成？不然怎生來的這樣巧！原來他前幾天早來了，那褚大娘子還帶著他那個孩兒。依鄧九公定要在西山找個下處住下，他借此要逛寶珠洞，登秘魔崖，瞻禮天下大師塔，還要看看紅葉。

是安老爺再三不肯讓他在外住，便把褚大娘子留在游廊西院兒住下，鄧九公合褚一官便在公子的書房下榻。他已經合安老爺逛了個不耐煩、喝了個不耐煩了！姑娘是苦於不知，如今忽然聽見師傅來了，更覺驚喜悲歡，感激歎賞，湊在一處。

一時，便有人回：「張親家老爺陪了鄧九太爺過來了。」安老爺聞聽，連忙迎了出去。安太太便也拉了姑娘同張家母女迎到當院裡，隔著一道二門，早聽得鄧九公在外面連說帶笑的嚷道：「老弟！老弟！久違！久違！你可想壞了愚兄了！」也聽得老爺在那裡合他見禮，說道：「我算定了老哥哥必來，只是今日怎得來的這般早？」九公道：「說也話長，等咱們慢慢的談。」說著，已進二門，大家迎著一見。

只見那老頭兒不是前番的打扮了：腳下登著雙包緜子實納轉底三衝的尖靴老俏皮，襯一件米湯嬌色的春綢夾襖，穿一件黑頭兒絳色庫綢羔兒皮缺衫袍子，套一件草上霜弔混騰的裡外發燒馬褂兒，胸前還掛著一盤金線菩提的念珠兒，又一個漢玉圈兒，拴著個三寸來長的玳瑁胡梳兒，殺種羊帽，四兩重的紅纓子，上頭帶著他那武秀才的金頂兒。褚一官也衣冠齊楚的跟在後面，因到安老爺

這局面地方來，也戴上了個金頂兒，卻是那年黃河開口子，地方捐賑，鄧九公給他上了二百銀子議敘的個八品頂戴。

鄧九公進來，匆匆的見過安太太、張太太、張姑娘，便走到玉鳳姑娘跟前問好，說道：「姑娘，咱們爺兒倆別了整一年了，師傅是時時刻刻記著你！」說著，從腰裡扯下條條兒手巾來，擦了擦眼睛，又細看了一看姑娘，說：「好，臉面兒胖了。」姑娘也謝他前番的費心，此番的來意。

正說著，褚大娘子已到門下車，戴簪髮那邊完了事，也跟過來，便攙了褚大娘子進來，後面還有跟他的兩三個婆兒。

且慢說褚大娘子此來打扮得花枝招展，連他那跟的人也套件二藍宮綢夾襖，紮幅新褲襖兒，換雙新鞋的打扮著。安太太合他也作了個久別乍會的樣子。褚大娘子見過眾人，連忙過來見姑娘。見他頭上略帶著幾枝內款時妝的珠翠，襯著件淺桃紅碎花綾子棉襖兒，套著件深藕色折枝梅花的縐綢銀鼠披風，系一條松花綠灑線灰鼠裙兒，西湖光綾挽袖，大紅小泥兒鬚領兒。出落得面如秋月，體似春風，配著他那柳葉眉兒、杏子眼兒、玉柱般鼻子兒、櫻桃般口兒，再加上鬢角邊那兩點硃砂痣，合腮頰上那兩點酒窩兒，益發顯得紅白鮮明，香甜美滿。褚大娘子一看，心裡先說：「這那裡還是一年頭裡跑青雲山的十三妹了呢！」他二人彼此福了一福，一時情性相感，不覺拉住手，都落了幾點淚。姑娘哽噎道：「我只道你臨別的時候那一躲，我今生再見不著你了呢！」褚大娘子道：「我今日大遠的來，可就是為陪這個不是來了！今日可是大喜的日子，咱們不許哭！」安老爺道：「請進屋裡坐下談罷。」說著，便往正房裡讓。

大家進了門，分了個男東女西。鄧九公、褚一官、張老、安老爺便在東邊一帶椅子上坐了，褚大娘子、張媽媽、何玉鳳、安太太便在西邊一帶椅子上坐了。安太太也叫張金鳳搬了個座兒坐下。不必講，自然有一番裝煙倒茶。鄧九公先應酬了幾句閒話，又贊了會房子。只聽安太太向九公道：「這樣大年紀，又這樣遠路，還驚動姑爺、姑奶奶同來，這都是為我們大姑娘。」鄧九公道：「二妹子，再不要提了，我這才叫『起了個五更，趕了個晚集』呢！我原想月裡頭趕到的，不想道兒上遭了幾天天氣。這天到了涿州，我又合我們一個同行相好的喝了一場子，不然昨日也到了。誰知昨日過蘆溝橋，那稅局子裡磨了我個日平西，趕走到南海淀，就上了燈了。幸而那裡有我個親戚，在他家住了一夜。今日四更天就往這麼趕，還好，算趕上今日的事了。」安老爺道：「老哥哥來的甚巧，今日正有事奉求。」

說話間，聽得那個鐘叮噹叮噹已打了卯初二刻，老爺道：「咱們且慢閒談，作正經的罷。」便叫：「玉格呢？」公子這個當兒正在東廂房裡鬥著呢，聽得父親叫，他連忙上來。安老爺便吩咐他道：「是時候了，就安位罷。論理該你姐姐自己恭請入廟才是，但是大遠的，他不好自己到外面去，況且他回來還得跪接，你替他走這蕩也是該的。」又說：「這樣吉祥事情，你就暫借我的品級，也穿上公服。」公子答應了一聲便走。

玉鳳姑娘本就覺得這事過於小題大作，如今索性穿起公服來了，便問安老爺說：「伯父，回來我到底該怎麼樣？」安太太接口道：「大姑娘，你不用慌，都有我招護你呢。等我告訴你，你只依著我就是了。」姑娘當下得了主意，眼巴巴只望著請了佛來。

沒多時，只見從東邊先進來兩個家人，下了屏門的門門，分左右站著，把定那門。便聽得門外靴子腳步嚟踏之聲，吱的一聲，屏門開處，先進來了四個穿衣戴帽的家人，各各手執一炷大香，分隊前引；後面便是安公子，身穿公服，引了人抬著兩座彩亭進來。這個當兒，屋裡早有僕婦們捧著個金漆盤兒，搭著個大紅袱子，上面托著個小檀香爐，點得香煙繚繞。安太太拉著姑娘，在右首跪下，便把那個香爐盤兒遞給姑娘捧著。姑娘此時是怎麼教怎麼唱，捧了香爐，恭恭敬敬直柳柳的跪在那邊。一面跪著，不免偷眼望外一看，見那些抬的人把彩亭安在簷前，把槓擡了出去。看那彩亭時，前面一座，抬的兩座不高的佛像，只是用紅綢控單蒙著，卻看不見裡面是甚麼佛；後面那座彩亭，抬著卻像件扁扁的東西，又平放著，不像是佛像，也蓋著紅綢子。姑娘心裡猜道：「這莫不是畫像？」那時安老爺也換了公服，同大家都在廊下站著，吩咐道：「請。」公子便走到彩亭跟前，將西邊那位請進門來，安在當地那張八仙桌上首；次後又將東邊那位請來，安在下首。」安太太這裡便叫人接過姑娘的香爐去，說：「姑娘，站起來罷。」姑娘站起，仍向外看。又聽安老爺向鄧九公道：「老哥哥，幫幫我罷。」說著，二人走到後面彩亭前，把紅綢揭起，原來是一高一矮一長一方的兩個紅錦匣子。

鄧九公捧了那個長扁匣兒，安老爺便捧了那個高方匣兒，公子隨在後面進來。鄧九公朝上把那匣子一舉，又把身子望旁邊一閃，向公子道：「老賢姪，接過去。」公子便朝上雙手接來，捧著安在東邊那張小桌上。然後安老爺過來，也是朝上把那匣子一舉，安太太這裡便道：「姑娘，過去接著。」姑娘只得連忙過去，安老爺也一樣的把身子一閃，姑娘接過那個匣子來，心裡一積伶，說：「這匣管保該放在西邊小案上。」

果見安太太過來招護著叫他送在那案上安好。安太太便道：「姑娘，先行了禮，好開光安位。」姑娘見是兩尊佛像，便打著問訊磕了六個頭。

只見安老爺上前去了那層紅綢控單，現出裡面原來還有一層小龕，及至下了迎面龕門，才看見不是塑像，卻是兩尊牌位。安老爺道：「姑娘，請過來瞻仰你這兩尊佛。」姑娘過來仔細一看，只見上首那座牌位鐫的字是：「皇清誥授振威大夫何府君神主」，下首那座是：「皇清誥封夫人何母尚太君神主。」姑娘這才恍然大悟，說道：「伯父，你只說是請佛請佛，原來是給我父母立的神主，這卻是姪女夢想也不到此。」安老爺道：「從來說得好，『在家敬父母，何用遠燒香！』人生在世，除了父母這兩尊佛，那裡再尋佛去？孝順父母，不必求佛，上天自然默佑；不孝父母，天且不容，求佛豈能饑悔？況佛天一理，他又不是座受賄賂的衙門，聽情面的上司，憑你怎的巴結他，他怎肯忍心害理的違天行事？況且你的意思找座廟原為近著父母，我如今把你令尊令堂給你請到你家廟來，豈不早晚斷守？——且喜你青雲山的『約法三章』，我都不曾失信。」

姑娘此時直感激到淚如雨下，無可再言。安老爺道：「且待我點過主，再請你安位。」姑娘又不知道「點主」是怎麼樣一樁事，只得「人太廟，每事問」。安老爺道：「你不見神牌上『主』字那點還不曾點？神像便叫作開光，神牌便叫作點主。」安太太便拉著姑娘道：「你照舊跪在這裡看著，點一點你就磕一個頭。」姑娘跪好，安老爺便盥手熏香，請了鄧九公、褚一官二位襄點。早有家人預備下硃筆、藍筆、雞冠血、淨水，鄧家翁婿便從龕裡請出那神主來，老爺先填了藍，後蓋了朱。姑娘跪在那裡只記著磕頭，也不及仔細去看。

點完了，照舊入龕。安老爺退下，姑娘站起來。安老爺便說道：「姑娘，這安位可是你自己的事了。但是他二位老人家自然該雙雙升座為是，你一人斷分不過來；況且你令尊的神主究竟不好你捧了入龕，這便是我從前合你講過的女兒家『父親尊，母親親』的話。如今也叫玉格替你代勞，你便捧了你令堂的那一位。」姑娘一聽，心裡說道：「敢則《三禮匯通》這部書是他們家纂的，怎麼越說越有禮呢！」只得唯唯答應。

老爺看了公子一眼，公子便上前捧了何公的那一座，何姑娘捧了尚太君的那一座，繞過八仙桌子，分左右一齊捧到那座大龕的神牀上，雙雙安了位。你道可煞作怪，只安公子同何姑娘向上這一走，忽然從門外一陣風兒吹得那窗縐紙忒楞楞長鳴，連那神幔上掛的流蘇也都飄飄飛舞，好像真個有個的神靈進來一般！

一時，大禮告成。早有眾家人撤下那張八仙桌去，把供桌安好，隨後獻上了供品，點齊香燭。有例在前，無可再議，便是公子捧飯，姑娘進湯。供完，安老爺肅整威儀的獻了兩爵酒，退下來，便讓鄧九公行禮。

鄧九公道：「不然。老弟，今日這回事不是我外著你說，我究竟要算是在我們姑娘這頭兒站著，自然盡老弟你合張老大你們兩親家。你二位較量起來，這樁事是你的一番心，你自然該先通個誠告個祭，這之後才是我們。」說著，又回頭問著何姑娘道：「姑娘，你想這話是這麼說不是？」姑娘連稱：「很是！」安老爺更不推讓，便上前向檀香爐內炷了香，行過禮。姑娘便在下首陪拜。眾人看那香燭時，只見燈展長眉，雙花欲笑，煙結寶篆，一縷輕飄，倒像含著一團的喜氣。隨後安太太行過了禮，便是張老夫妻。到了鄧九公，便合他女兒、女婿道：「咱爺兒三個一齊磕罷。」

他父女翁婿拜過，鄧九公起來，又向安公子道：「老賢姪，你夫妻也同拜了罷，也省得只管勞動你姐姐。」安老爺道：「給他叔父、孀母磕頭，豈不是該的！難道還要姑娘答拜不成？」

姑娘笑道：「『禮無不答』，豈有我倒不磕頭的禮呢！」張姑娘此時早過去在西邊站了首。鄧九公道：「姑娘，既這麼說，可得過上首去。怎麼說呢？這裡頭有個說則；假如你二位老人家在，他們小兩口兒磕頭的時候，他二位還一揖答兩拜，也只好站在上首，斷沒在下首的。」說著，褚大娘子早把姑娘拉過東邊來站著。安公子一秉虔誠的上前炷了香，居中跪下，磕下頭去。張姑娘在這邊隨叩，何姑娘在那邊還禮，正跪了個不先不後，拜了個成對成雙。

列公，可記得那周後稷廟裡的「緘口金人」背上那段《銘》？說道是：「戒之哉！毋多言，多言多敗；毋多事，多事多患。」正經方才姑娘還照一年頭裡那番斬鋼截鐵海闊天空的行徑：「你們既說不用我還禮呀，咱們就算咧！」豈不完了一天的大事！無奈他此時是凝心靜氣，聚精會神，生怕錯了過節兒，一定要答拜回禮。不想這一拜，恰恰的合成一個「名花並蒂」，儼然是金廬玉琢，鳳舞龍蟠！

安老夫妻、鄧家父女四個人在後邊看了，彼此點頭會意，好不歡喜。正在看著，只見那供桌上的蠟燭花齊齊的雙爆了一聲，那燭燄起的足有五寸餘長，爐裡的香煙裊裊的一縷升空，被風吹得往裡一蹶，又向外一轉，忽然向東吹去，從何玉鳳面前繞到身後，聯合了安龍媒，縮住了張金鳳，重複繞到他三個面前，連絡成一個團圍的大圈兒，好一似把他三個圍在祥雲彩霧之中一般。玉鳳姑娘此時只顧還禮不迭，不曾留意。大家看了，無不納罕。安老爺在一旁拈著幾根小鬍子兒默然含笑道：「『至誠而不動者，未之有也。』子思子良不我欺！」

一時，撤饌、奠漿、獻茶，禮畢。褚大娘子便走過來，向玉鳳姑娘耳邊悄悄說了幾句話，姑娘連連點頭。只見他走到安老爺、安太太跟前，說道：「伯父、伯母，今日此舉，不但我父母感情不盡，便是我何玉鳳也受惠無窮！方才是替父母還禮，如今伯父母請上，再受你姪女兒一拜！」安老爺道：「姑娘，你我二人說不到此。」安太太忙把姑娘扶起。

鄧九公一旁點著頭道：「姑娘，你這一拜，拜的真是千該萬該！只是你看今日這番光景，你還要稱他甚麼伯父母，竟叫他聲父母才是！」姑娘歎了一聲道：「師傅，我豈無此心？只是大恩不輕言報。論我伯父母這番恩義，豈是空口叫聲『父母』報得來的？我惟有叩天默祝，教我早早的見了我的爹娘，或是今生或是來世，轉生在我這伯父、伯母的膝下，作個兒女，那才是我何玉鳳報恩的日子！」鄧九公大笑道：「姑娘，你『現鐘不打倒去等著借鑼篩』，怎的越說越遠，鬧到來生去了？依我的主意，他家合你既是三代香火因緣，今日趁師傅在這裡，再把你合他家聯成一雙恩愛配偶，你也照你張家妹子一般，作他個兒女，叫他聲父母，豈不是一樁天大的好事！」

何玉鳳不曾聽得這句話的時節，還是一團笑臉，及至聽了這話，只見他把臉一沉，把眉一逗，望著鄧九公說道：「師傅，你這話從何說起？你今日大清早起想來不醉，便是我合你別了一年，你悖晦也不應悖晦至此！怎生說出這等冒失話來？這話你趁早休提，免得攪散了今日這個道場，枉了他老夫妻的一片好心，壞了我師生的三年義氣！」這正是：

此身已證菩提樹，冰斧無勞強執柯。

要知鄧九公聽了這話怎的收場，下回書交代。